

第八章 結論

本文在分組分類的概念上，對 YH127 坑出土的賓組、子組、圓體類、劣體類背甲作疏理和研究。釐清各書對背甲的誤綴，並分析 YH127 坑背甲的文例、內容、卜兆習慣以及行文的規律。本文的研究成果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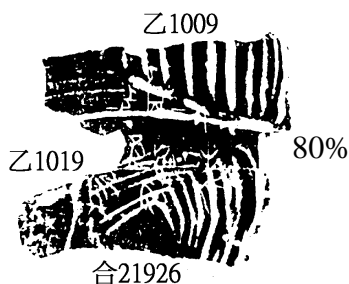
（一）綴合

1. 綴合檢討

《殷合》、《嚴乙》、《甲骨文合集》是較早對 YH127 坑背甲從事綴合的專書。然三書都存在著誤綴的問題。根據筆者的統計，《殷合》對 YH127 坑的背甲綴合 41 組，誤綴有 15 組，誤綴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嚴乙》對 YH127 坑背甲綴合了 35 組，誤綴有 8 組，誤綴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一。《合集》對 YH127 坑背甲的綴合總計有 47 片 28 組，綴合的成果實不容小覷，但同樣也有誤綴的情形，筆者總共爬梳剔抉 19 組的誤綴。這一些誤綴有些是《合集》未善盡把關的責任，誤收前人的誤綴，有一些《合集》自己的誤綴。

本文不但剔除了三書有關背甲的誤綴，詳細說明誤綴的原因。並在《殷合》、《嚴乙》、《甲骨文合集》的基礎上，整理劉淵臨、張秉權、裘錫圭、蔡哲茂、黃天樹、林宏明、蔣玉斌……等多位學者對 YH127 坑背甲的綴合，呈現目前學界最新也是最完整的綴合成果。如：《殷合》130 將乙 1009 和乙 1019 綴合，但《殷合》編著附記已表明乙 1019、乙 1009 兩片甲骨不接合，《合集》21926 卻仍舊收錄此組誤綴，未做更易。之後筆者將乙 1019 與乙補 1362 綴合（參見〈筆者新綴〉第十八組），可證明《殷合》130 為誤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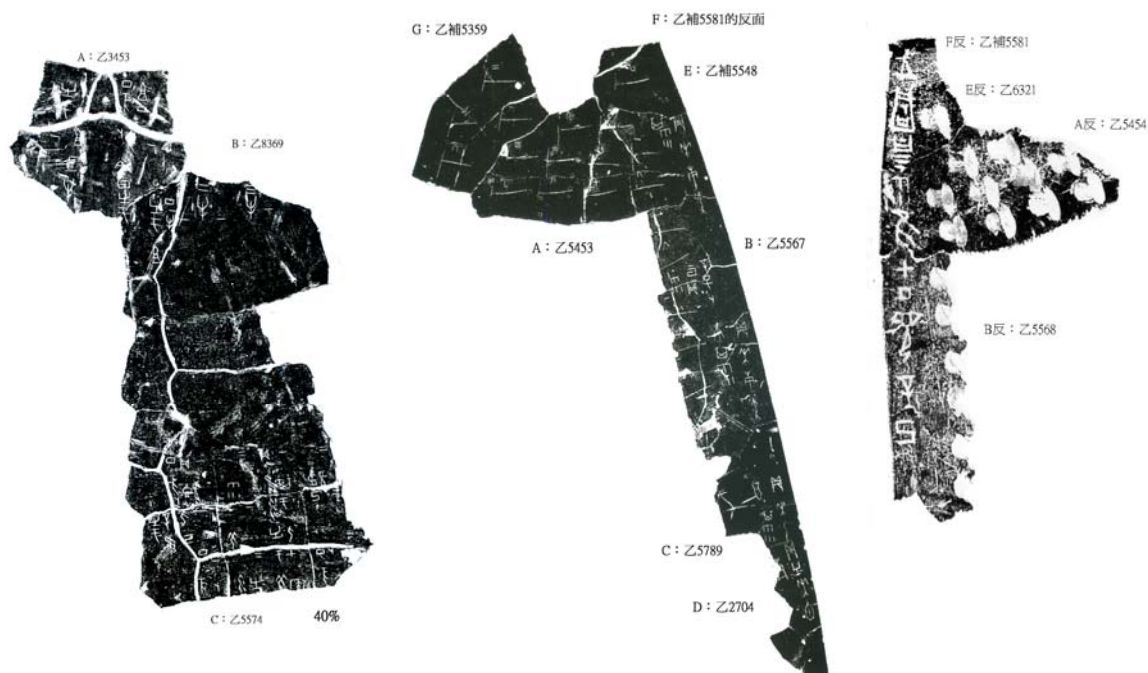


《合集》誤綴的情形有 19 組，若是不將誤綴的號碼剔出，就很容易引用誤綴的背甲，造成誤讀史料的危險。

2. 筆者新綴

筆者共綴合二十七組三十六片，其中有一版是未鋸開的背甲。未鋸開的背甲在《乙編》中共有四版，自嚴一萍《甲骨學》、劉淵臨《卜用甲骨上攻治技術的痕跡之研究》、蔡哲茂等人提出後，這一批的材料始終沒有得到學者足夠的重視。陳夢家的《殷墟卜辭綜述》、劉一曼〈安陽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關問題〉、《甲骨學一百年》等書，在介紹殷墟背甲的種類時，都未談到未鋸開的背甲。而這種類型的背甲因為出土數量的局限，所以我們仍無法全面考察它們的內容，它們與扇形背甲有何不同？是否具有特殊性？是否如改製背甲一樣可以進行排譜？這都是背甲復原後欲研究的課題。經由我們綴合合 1829+乙 5574（合 1784）後，該版背甲也更加完整，揭櫫了未鋸開的背甲仍有復原的可能，也許還在某一本甲骨著錄中。希望藉由我們的綴合，可以引起學者對這批材料的重視。

另外，林宏明將乙補 5548、乙 6321 兩版綴合，之後筆者又將合 12466 反與乙補 5548+乙 6321 綴合，綴合後補足反面殘辭「乞」字，可得整條卜辭為「王固曰：乞雨，隹甲、丁。見辛、己。」。該條卜辭辭例特別，「甲丁」、「辛己」各指二個天干，「見」字該如何解釋？沈培已有不錯的意見。筆者將乙補 5548+乙 6321 與合 12466 綴合後，提供了考釋的新材料，以資學者使用，所以綴合也可視為史料的再創造。而該組綴合也得到了部分學者的重視，之後，林宏明又在此基礎上加綴乙補 5359 一版，使得該版背甲更加完整。



(二) 各類組的比較研究

本文在各章節中對 YH127 坑背甲主要是採取橫向的分析研究，在此我們擬使用縱向的直線比較，針對以下幾點比較 YH127 坑背甲不同類組之間的差異：

1. 背甲的數量、情況

根據筆者的統計，YH127 坑出土的背甲總共有 850 餘片（未綴合），其中包括了 220 餘版的賓組背甲、100 餘版的子組背甲、60 餘版的圓體類背甲以及 250 版的劣體類背甲，還有一些是過於殘碎，或者是只剩兆序，而無法分類的背甲。若是僅依卜兆分類又太過於冒險，所以在此我們沒有把這一批背甲分組分類。以上統計數字是以未綴合的片數為基準，但賓組的 220 版大多是較為完整的背甲，而子組、圓體類、劣體類大多是破碎極為嚴重的背甲，因此若以完整的龜背甲來看，賓組背甲的數量可能多於其它類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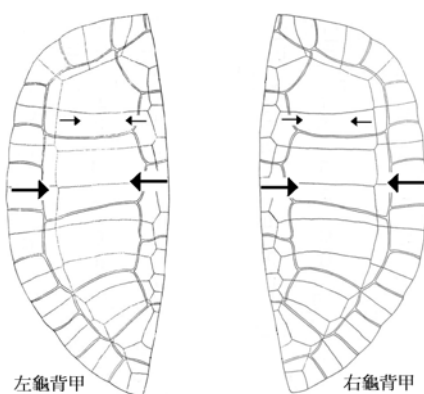
以龜背甲的使用情況來看，賓組大多使用較大型的龜背甲，而子組、圓體類、劣體類使用的龜背甲則較小。這種情況與 YH127 坑腹甲的使用剛好是可以相對應的，YH127 坑的賓組使用的腹甲，體型通


常較子組、圓體類大（劣體類大概全為背甲，沒有腹甲）。龜版的大小與使用者財力、地位成正比，商王地位崇高有能力使用大型的龜甲占卜，圓體類、子組、劣體類等家族，地位、權力、財力較遜色於商王，所以只能使用較小型的龜甲。

就背甲的使用的形式來看，賓組背甲的形式較為多樣有：脊甲未鋸開的背甲、扇形背甲和改製背甲。改製背甲是 YH127 坑獨有的形制，共有十二版。李學勤曾將這十二片背甲排譜，以為這十二版的時間是聯繫的，並占了很短的時間。另外，賓組的大型背甲還有一種特殊的整治方法，背甲從中間剖開後，他們還會把背甲的第三至第七邊甲邊緣鋸掉一部分，以利收藏管理。而 YH127 坑圓體類、劣體類、子組所使用的背甲則較為單純，目前僅見扇形背甲，其他如：改製背甲、脊甲未鋸開和鋸掉部分邊甲這三種形式的背甲，在圓體類、劣體類、子組中未見使用。

2. 行文規律

賓組和子組背甲的行文規律最為穩定，子組卜辭的行款大多是下行而左，少部分的子組 B 類背甲為下而右。而從多版近於完整的背甲，大致可歸納出賓組背甲卜辭的行文規律：右脊甲刻辭右行，左脊甲刻辭左行，即脊甲刻辭分別往邊甲的方向契刻；右龜背甲的邊甲刻辭左行，左龜背甲的邊甲右行，即左右邊甲刻辭分別往脊甲的方向契刻；不論左、右背甲，契刻於肋甲右半部的卜辭皆為左行，契刻於肋甲的左半部皆為右行。可參下圖：



圓體類背甲卜辭行款，以下行而右較為常見，其偶有一些行款較為特殊的卜辭，如：斜行、旋行、行。另外，圓體類在行款的安排

有兩項特點：圓體類卜辭第一行僅刻干支、單行大多數契刻二~三字。大致來說，圓體類卜辭雖然沒有固定的行款走向，但大都是一般的行款，不致於太難釋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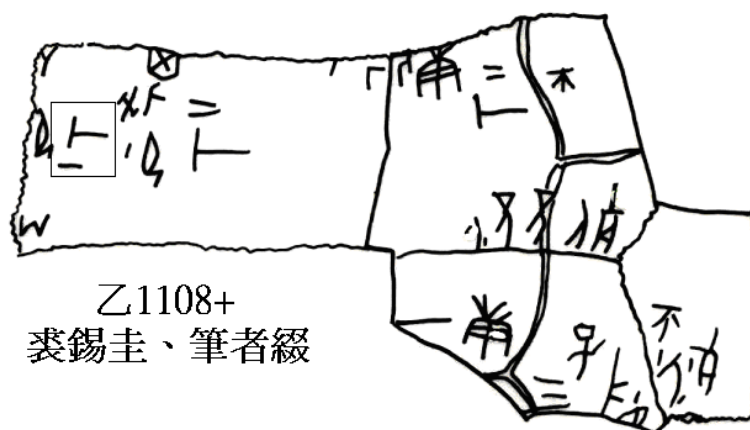
劣體類的行款非常的紊亂，並不似子組、圓體類那樣的規律。同樣是非王卜辭的子組、圓體類，其卜辭字與字，行與行之間排列較整齊，且大多是一般行款，特殊行款較少，因此較容易釋讀。劣體類則相反，字與字、行與行的排列間距都不太整齊，有時卜辭之間非常緊密，但有時卻異常的寬大，再加旋讀、跳讀攙雜使用，所以卜辭釋讀較為困難。但無論劣體類背甲行款多麼的混亂，書手在契刻卜辭時，大致上仍是圍繞著卜兆契刻，若能掌握這些規律，那麼釋讀劣體類卜辭便會變得比較容易。

3. 契刻特殊例

子組卜組的刻手最為穩定，卜辭幾乎沒有倒刻、誤刻、缺刻等特殊契刻現象。可能因為子組卜辭字體較細小，刻手在契刻時本來就需要特別小心，所以誤刻、缺刻的情況較少。或者也可以說，因為卜辭可以刻得如此纖細，想必刻手應該是細心之人，所以自然而然也不會有誤刻、缺刻等現象。

賓組卜辭、圓體類卜辭雖然偶爾也有缺刻、誤刻、倒刻的現象，不過都在可以辨識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圓體類又有稱謂倒稱的特殊現象，稱謂倒稱的習慣亦見於其他類組，又以白歷間類最為常見，應是武丁中期的一種書寫習慣。

劣體類卜辭契刻最為潦草，缺刻、誤刻、側書、倒文、奪文都可以在劣體類卜辭中見到。其中又以倒文例數量最多，比起同坑的卜辭，劣體類的倒文例遠遠多於賓組、子組和圓體類。劣體類正書、倒書、側書混雜使用，再加上旋讀、跳讀的行款，往往讓人不知如何釋讀。另外，劣體類還有兆序刻於兆幹下端的情況。經過驗證後僅有一版乙 1108+〔裘錫圭、筆者綴，下圖〕確有這種情形，其他五版疑似兆序刻於兆幹下端的背甲，有四版是因為不了解背甲形制，倒置拓片而引起的誤讀。另外一版乙補 1355，因為證據不足而不敢妄下定論。這啟示我們，在釋讀劣體類背甲時，也應該要參考背甲的形制，否則很容易發生誤釋卜辭的危險。



4. 同文卜辭

依目前的材料僅見圓體類、劣體類背甲有同文卜辭。劣體類和圓體類背甲的同文卜辭各有八組，從這十六組的同文卜辭中，我們發現了一些現象：

- (1) 同組的同文卜辭，大概都是一個左背甲，一個右背甲。左右背甲大小幾乎一樣，我們猜測這可能取自同一隻烏龜的背甲。而即使不是使用同一隻烏龜的背甲，也會盡量使用大小相同的背甲來契刻同文卜辭。
- (2) 同文的卜辭通常會契刻在左、右背甲相對的位置。如乙 946（合 21909）、乙 1607（合 21886）為同文卜辭。乙 946 為右背甲，乙 1607 為左背甲，二版同文卜辭皆契刻在右上方（左上方）。若將兩版拓片重疊，拓片幾乎一樣大小，可知，兩版背甲的來源可能相同，可能取自同一隻烏龜。



- (3) 可能有成套卜辭。劣體類背甲的同文卜辭，有些可能是成套卜辭。如合 21923+乙補 1047〔蔣玉斌綴〕和合 3655+乙補 1555〔林宏明綴〕為同文卜辭，合 21923+乙補 1047 為三卜，合 3655+乙

補 1555 爲二卜，這二組背甲可能是成套卜辭，筆者猜測可能還有一版一卜的背甲。



乙1323+ 50%
蔣玉斌綴



乙1526+
林宏明綴

圓體類和劣體類的同文卜辭有相同契刻的習慣，或許可以說明圓體類與劣體類的占卜機構對於背甲同文例的契刻方法是相同的。他們會刻意使用同一隻烏龜的背甲，即使不是同一隻烏龜，也會盡量挑選大小相同的背甲，並特意將同文卜辭刻在背甲的相對位置上。

5. 占卜習慣的考察

筆者從賓組幾版完整的背甲發現，賓組背甲灼卜的方式有：「兆序自內而外，並包括邊甲的位置」、「肋甲與邊甲各自成一式」、「序數單行由上往下」、「序數由下往上」、「序數由肋甲往脊甲」等五種形式，這五種形式與賓組腹甲灼卜習慣大同小異。而賓組背甲與賓組腹甲一樣都有正反互足例、對貞卜辭呈左右對稱的形式。由此可見，賓組貞人占卜時並不會因爲材料的不同，就使用不同的占卜方法和契刻形式，不論是背甲、腹甲、或是卜骨，灼卜、契刻卜辭的習慣大同小異。但他們也會根據占卜材料的不同，約略更動占卜、契刻的習慣。比如：在使用背甲占卜時，殷人會將邊甲的灼卜獨立出來，灼卜至肋甲靠近邊甲的位置即停止，邊甲又是另一種灼卜的方式。

比較特殊的是子組，子組占卜機構似乎非常有組織系統。在子組

卜辭背甲中，A 類的子組卜辭，大多刻於左背甲上，B 類的子組卜辭，則大多刻於右背甲上。而這種現象不僅見於 YH127 坑中的子組背甲，其他來源的子組背甲也大部分符合此一現象。子組的卜人與占卜材料好像也有一定的關係，我們發現：子組 A 類刻手所配合的卜人有「子」、「余」、「衍」、「歸」，子組 B 類刻手所配合的卜人主要是「我」。子組 A 類刻手，大多會將卜人「子」、「余」所貞卜的卜辭刻在卜骨上；大多會將卜人「衍」所貞卜的卜辭刻在腹甲上；大多會將卜人「歸」所貞卜的卜辭刻在背甲上。子組 B 類刻手契刻卜人「我」所貞卜的卜辭時，則沒有使用特定的甲骨材料。由上述可知，子組占卜機構的分工似乎非常細膩，他們似乎有自己的一套占卜模式。

圓體類、劣體類背甲因為仍舊破碎，所以我們暫時無法得知他們的占卜習慣。YH127 坑背甲至今仍有許多殘甲，因此有些仍無法判斷占卜習慣，未來若是背甲復原的更加完整，我們相信各類組的占卜習慣和形式應該可以進一步的瞭解。

以上是筆者對於 YH127 坑背甲的一些研究意見，若有不足或有待改進之處，請各位學者不吝指教。筆者也會在此研究基礎上，不斷的努力學習。